

武林舊事



杭儿风

池沙鸿 著 绘



杭儿风

池沙鸿
著
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儿风 / 池沙鸿著. —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3.4

(武林旧事)

ISBN 978-7-80758-295-3

I. ①杭… II. ①池… III. ①地方文化—介绍—杭州市 IV. ①G127.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5891号



武林旧事 杭儿风

池沙鸿 著 绘

丛书策划 张 磊

责任编辑 李利忠 张 磊

装帧设计 张 磊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 版 杭州真凯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119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295-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后 记	过 年 小 子	荡 起 双 桨	潮 潮 伢 儿	姑 娘 儿	男 伢 儿	序
165	146	112	062	038	004	001

序

在杭州的方言里，杭州人称杭州人跟风、凑热闹为“杭儿风”。早先杭州很小很平静，什么地方起点事儿很快会传遍全城。比如官巷口有两间门板房着火了，断桥上有人跳西湖了，卖鱼桥那里很多农民的船给堵了。街西头有人吵架，街东头立马会有一帮子人赶去看热闹。遇上熟人了，还会帮着吵架，或者劝架。

早先户籍管理很严格，外来人员少，来来往往大多是熟面孔。一桩事儿热闹后，散了，人们能把事儿的来龙去脉搞得十分灵清，就像是自己家的事儿一样，哪怕以讹传讹，也不会太过变形。过几天，另一个地方起事儿了，众人又一窝蜂奔去，把先前的事儿渐渐从心思里淡去。那情形，实在像街头巷尾刮起的一阵阵风儿。

早先国家物资匮乏。杭州哪里有便宜货或紧俏货卖，消息会迅速传播，立刻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排队抢购。这种事儿多了，人们只要看到排队就会本能地先排上队，再问前面的

人为什么排队。万一排错了，走开就是了。就怕没排上，溜了好机会。

早先个性张扬容易招致非议，所以时髦的花样不多，人们的想象力也不丰富，稍有一点点新鲜的东西就会风靡。一说北京布鞋好看，人们只要有朋友亲戚在北京或去北京，就想方设法托着带回北京布鞋。曾看到有人出差回来，从灰色的“上海”人造革旅行袋里掏出十几双北京鞋。不久，杭州本地也会生产这样的鞋。一时间男女老少都穿上黑灯芯绒或平绒鞋面、棕色塑料鞋底的布鞋。一段时间后，白色鞋底独领风骚，即刻迅速泛滥。一说红茶菌能治百病，家家户户都弄玻璃瓶、大牙缸制作红茶菌。没多久，家家户户又改做醋蛋了。杭州曾经风行打鸡血针、做香功，有一阵子还满世界都是甩手疗法。

“杭儿风”刮起，大家都挺认真的。有时很“疯”，有时很好玩，有时却很亲切、很有认同感。其实“杭儿风”的境况全国有，全世界也有，过去有，现在也有。唯有老杭州人创造了一个独有的词。用这个词说别人时，带着贬损，说自己时，带着自嘲，却显现出洒脱、乐开的胸怀。

然而，“杭儿风”这个词在我的心目中有完全不一样的形象，这个形象也许有些老杭州人心中还没有过。

早先的儿童们，现在老了，回过头看看，他们中也曾刮起无数“杭儿风”，那风儿很纯正，你能体会到杭州老底子的文化。比如全杭州的男伢儿都会打弹子、撇洋片、滚铜板、滚铁箍、打旋罗陀，不知何时开始风靡收集香烟壳、小刀劈甘蔗……比如全杭州的女伢儿都会跳橡皮筋、跳绳、踢毽子、勾脚跳，不知何时开始流行扔沙包抓麻将牌……出版社的大人们规定要学唱歌，原本没有孩子们什么事，可一到时间点，孩子

们蜂拥而至。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多的有五六个，结果孩子比大人还多，以致学歌的地方不够大，从三楼会议室挪到大食堂。一首新歌出来没多久，男女老少都会唱，那可是真正的“杭儿风”。“学雷锋”之风起在全国，却遍及杭城，深入人心，真诚、热情、实在，绝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烦恼、讲究，甚或陷阱。

那样的“杭儿风”让人回味，也让人感到某种失落。我为此写了一些文字，画了一些画，办过一个展览，并在展览和画册的后记中写道：“我发现我们正在远离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应该用‘清贫’去形容，但精神上的富足是现时任何东西都无法相比的。那时有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相结合的荣辱观，有群体生活中毫无功利的友情、说到做到的诚信、与大自然的亲近、千变万化的集体游戏，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从善、向上、静心、深思的东西。”

如今，新杭州比老杭州百倍地扩大，新杭州人来自五湖四海，外来流动人口也远远多过“本塘”杭州人。你走在大街上能够接连碰到几个熟人倒是很稀奇的事情。

这世界变化越来越快，这世界越来越讲个性，这世界越来越丰富，这世界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在这个世界里想再刮起“杭儿风”不太容易，但这个世界很会起事儿。

就在这样的世界里，用别样的眼光看“杭儿风”，会很有意思，很快乐。

池沙鸿

2012年9月于湖畔花园

【男伢儿】

男伢儿必玩

用手指弹玻璃球争先、互击、论输赢，是几乎所有男孩玩的首选游戏。在杭州叫“打弹子”。多在泥地上挖个碗形的称之为“窟”的小坑，再从远离窟的地方划一条端线，从端线开始发球。谁的球先进窟就算谁赢。有打一窟、三窟或多窟等多种玩法。有的孩子为了增加难度，仅仅把球往泥地里踩出个比球稍稍大的坑就算窟了，常让人离得很近，还很难把球弹进去。这样大家会为最后的输赢折腾老半天，悬念丛生。最后胜出的孩子多像中了头彩，会高兴一整天。

为了不让别人的球先进窟，可用自己的球把别人的球弹到一边去。如果自己的球弹到别人的球，可以继续弹，就和台球的连续击球一样。弹球一次称为一“把”。也有不弹别人的球的，同高尔夫一样，看谁用的“把”数最少将球打进窟来定输赢。但多数是可以对打的，就像打仗一样，胜负要通过对战决出，这样特别刺激。因此，把球弹得精准成了基本功。厉害的家伙尽管最后开球，却可以把别人的球全打得远远的，自己却用很少的“把”数最先进完所有的窟。也有互相斗气的，你打到我的球，我憋着劲一定要打回来，互相骂着，打着，倒把进窟的正事撩在一边了。所以也产生一种没有窟的打法，就是在多少把之内，以打到对方球的次数多少来决输赢。

场地大时，有时可用任何姿势扔球，不需要弹，那叫“长把子”。但前脚必须是在线上或起球的地方。场地小，则玩

“短把子”，即手背贴地不越过线或起球的地方，把球勾在弯曲的食指中，用拇指把球弹出去。短把子最见功力。高手能用自己的球把别人的球弹得很远，自己的球急剧旋转着，定在打到别人球的地方。很多时候，大家会借打开别人球的力使自己的球离窟更近。其术语跟台球相似，有“撇得太厚”，“擦得太薄”，“手重了”的说法。其实，那时的我们压根就没看到过台球。有时在大场地上，大家也玩短把子。水平高的能用拇指把球弹出十多米远。也有在窟边一定距离画上一个大圈，圈内必须用短把子，圈外可以用长把子。

从端线发球，肯定是先发球的人占便宜。一般用“石头剪子布”或手心手背来决先后。还有一种规则是，大家把球弹出后，谁的球离窟最近，谁先弹第二把。如果大家的球看上去远近都差不多，测量远近也就成了很有争议的事情。手掌贴地，从拇指尖到小指尖的距离叫“一跨”，谁跨数少谁就离得近。有时会精确到一跨加几指。“指”即是先约定用五指中其中一个手指作为跨以后的测量单位。因为玩打弹子的孩子大多年龄相仿，所以通常都用自己的手来测量自己的距离。于是常能看到男孩子平时狠命往手臂一端扳拇指和小指，好让自己手掌的跨度更大一些。因为那一丁点的距离可能就是输赢的关键。也有请局外人量跨当裁判的。但孩子世界本无法，黑哨铺天盖地，手掌虚跨和压实了的跨，要差很多。眼看着作弊，还不如自己来。能跨得大，也算一种本事。

好的玻璃球不滑手，滚圆，有硬度，轻重合适，容易让人发力。球的颜色越深质地越硬。有一种棕色的玻璃球，我们称其“酱油弹”，质地非常坚实。我曾有一颗漂亮的无色透明的球，被人打中，轻易地碎成两瓣，让对方足足吹了好

几天的牛。我以为球的硬度是可以提高的，曾傻傻地学铁匠铺打铁的方法，把玻璃球放在煤炉里加热，再放到水中淬火，结果球在水中“滋”地腾出一股白气，碎成一堆玻璃渣。还有一次忘了从炉中取球，球不见了，不知是否化成玻璃水流散了。好球还只能到杂货店、小百货店去淘。身经百战的好球表面粗糙，磨砂过一样，只有放在水中才能看到包裹在里面如翡翠一般的绿色。

球不圆或打缺了一块，在滚动时会改变线路。其实，泥地全都不平整，经常会有小坡度，或露出块石头、陷个坑，妨碍球滚向既定的方向。所以有的孩子就拼命练飞球，让球不在地上滚，而是飞出一个弧度。往往看到远远地一个飞球把别人的球打准的时候，在场的都会像京戏票友一样惊呼叫好，有时一天的谈资也就那几个漂亮的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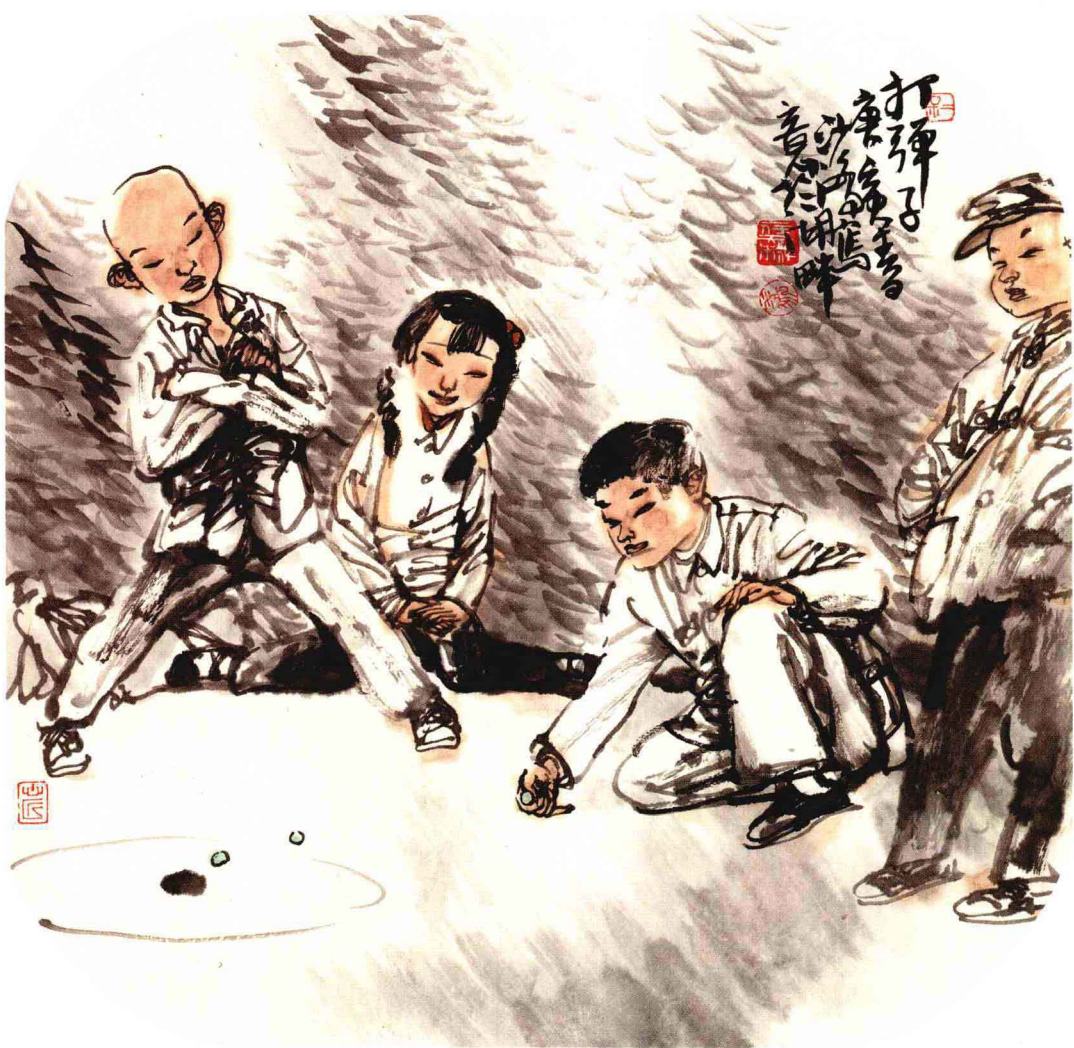
所有的事情要做到高级，不花功夫不行。下狠功夫的，手背和食指内侧都会磨出茧子来，有的连指甲盖都被磨破，缠上了胶布。男孩子没有不玩打弹子的，是否痴迷，看手就知道。但毕竟是游戏，在我家始终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所以我永远成不了高手。有些男孩衣裤口袋里有大把玻璃球。有一两颗是战斗用的，另外的就是输家给赢家的酬劳。游戏前问一声“来不来输赢的？”就是赌不赌球的意思。有的人吹牛说：我带着一颗去，带着一把回。我不是高手，所以从来不敢“来输赢”，只作为游戏。

如今城里连小片泥地都难得觅到，市面上除了花花绿绿的玻璃球跳棋，再也见不到杂货摊、小百货店里马粪纸盒里堆着的或绿色沉沉或棕里带黑或通体透亮的玻璃球了。甚至我都没有注意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

打弹子

看着现在的孩子稍有机会就呆在屋里，躬着背，带着耳机，直瞪瞪盯着电脑屏幕。哪怕野战、偷菜、抢车位或经营牧场，也都是在虚拟世界中消费时光。所以让人觉得时代进步科技发达的代价就是让孩子离开阳光，不接地气。儿时的我们没有电子化网络化，游戏都很物质化，且离不开大自然。最突出的莫过于男孩子的首选游戏——打弹子。

这玩玻璃球的游戏需在当今城市少见的泥地中进行。各处的泥地不同，在湿滑与干燥、松软与坚硬、起伏与平坦、毛糙与平整等状态中变化，有时会有杂草、青苔、乱石堆和鸡鸭粪便，还有树根、石块半隐半埋，甚或遇到水洼、蚯蚓泥堆什么的。太阳猛晒几天，表面一层浮土，孩子们趴在地上折腾后个个灰头土脸。如果碰上突如其来的暴雨，还得商量是否保留战局，找个地方躲雨，待雨后继续战斗。眼看要赢球的一方常常会提出冒雨赶快结束战斗，宁可变成落汤鸡也不愿断送好形势。最糟糕的莫过于那雨下到天黑，或者战场被积水淹没，大家不得不趟过水去捞回玻璃球，这算天灾。即便老天赏脸不哭丧了，打完弹子，也弄得稀泥满身。而人就像树木一样生长，特别精神。



滚铜板

有首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而歌中的“铜板”——孔方兄，是淘汰了的旧钱币，好像特别贱，每个孩子衣裤兜里都有。女孩子用来做毽子的底板，男孩子则直接拿来玩游戏。

用瓦片或青砖斜放成加力坡，从高处将铜板掷向加力坡使其往前滚动。把铜板滚得远的人，捡起铜板投向滚得近的铜板，或盖住或用手量一跨能碰到就算赢，没有投到则重新开始。一般先手肯定下风，因为后手有先手的参照。所以先手往往会用尽全力让铜板滚得越远越好。于是有规则出台，只能让铜板从手中自由落体到加力坡。或在一定距离划线，铜板过线就算输，由此限制先手用全力。尽管有限制，但如果先手把铜板滚到线边上仍有大胜率，因为后手技术不高会送羊入虎口。所以，后手为了避开战斗，往往将铜板轻轻一放，离先手的铜板远远的。或者，斜滚铜板，高手甚至可让铜板走一弧线，滚到加力坡的后面去，远离先手的铜板。为此，又有规则是在近处再划一条线，铜板滚不到这条线也是输。孩子们不断更新规则，增加战斗的激烈性和公平性。在日渐复杂的规则下高手不断涌现，他们可以掌握铜板滚动的方向和远近，可以控制抛掷的铜板不再蹦跳，准确地到另一个铜板的最近处。

不知什么时候，铜板渐少。各种类型的螺帽铁垫圈、冷轧圆铁片进入游戏，它们比铜板重，有厚度，更容易控制，也刺激产生了各种新规则。最夸张的是我曾经与伙伴用锅盖来玩滚铜板，终遭大人们数落。



清銅板
庚寅初書
沙清

滚铁箍

在杭州话里有个发音与“儡(lěi)”相同的字，意思是“滚”。“儡铁箍儿”就是滚铁箍。不知道此铁箍与箍木桶的铁箍是否有血缘关系，起码造型一样。铁箍不滚就会倒，有点像单轮自行车，需要平衡。新手一手握铁箍，一手拿铁推子，把弯钩扣准铁箍猛发力推它滚起来。起步后，为了铁箍不倒，会跑得很快。有时太快了，失去控制，铁箍不认方向地“脱缰”而去，或撞墙碰树，或倒向一边旋转了几圈躺平了。一会儿就手忙脚乱气喘吁吁。高手起步时用铁推子勾起躺着的铁箍往前一甩，铁箍摇摇晃晃滚起来后把铁推子接上往前推。那铁推子像跟铁箍粘在一起，滚动时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还要比谁滚得慢，比谁转弯的弧度小。还能让铁箍停下后，用铁推子略往右斜再往左前方挡，让铁箍稳稳靠着不倒。再走时，用铁推子推铁箍往前一冲，再接上，铁箍又自由自在地滚着。一个手搞定全过程，气定神闲。

小学时，高年级有人常在操场上玩滚铁箍的接力赛，他们都能用铁推子迅速接上飞奔着的铁箍。跑得飞快带转弯，照样不失控。有人冲过终点时，不是放任铁箍滚去，而是用铁推子的弯钩轻巧地把铁箍勾起，挑在空中，帅气得很。

记得最享受的是几个伙伴在白堤上小跑着滚铁箍。铁推子和铁箍摩擦的金属声音清脆、悦耳，一路飘散在浓浓的柳荫间。

